

“文学淮军”  
征文 第九季

秋日里的来信

耿艳菊

清早,厨房里洗菜,水槽正对着玻璃窗,眼角的余光里,见一只小小的灰褐色麻雀在玻璃窗外的台阶上,不说话也不唱歌,一会儿蹦蹦跳跳,一会儿又作闲庭信步状。不由得往外看,抬头,长空万里,湛蓝如洗。

脑海里立即跃上来一个古旧的棕木匣子,收藏着很多年前,还是学生时代和亲朋师友往来的信笺,还有一叠最喜爱的天蓝色信笺。可惜,已经很多年不写信,更没有收到过信了。

然而,在这个早晨,一只小小的麻雀竟是秋天派来的信使。仰望静谧浩远的长空,像极了一页安宁古老的蓝色信笺,而且又是那样豪气大方,硕大无朋,稳稳地泊在尘世的上空。这是秋日的天空写来的信笺呀!

元代贯云石创作的一首散曲,“不修书,不是无才思,绕清江买不得天样纸”。秋日的天空来信,就是这般的“天样纸”,抛开了一堆堆的理由,情深意挚又准时地写下一行行动人的句子。

忙忙碌碌的生活中,收到古老的信件,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。不敢怠慢了,虔诚地仰望、阅读,用心抚摸每一个字句。好像有些读懂了天空想表达的意思。

天空说,我知道你向往自由自在、潇洒闲逸的生活。有好多次,我注意到你静静地凝视着一只飞鸟,从你的眼神里,我看出了你的落寞和孤寂,忧伤和失

意。闲下来,不妨多抬头看看万里云空吧,我会永远陪伴着你,尤其现在这个时节,云空的清澈和明朗,会让你心思宁静。希望你能把这样的清澈和明朗驻守在心中,即便在山寒水瘦的时节,也不会觉得孤清萧瑟。

下午三四点,走在胡同里,阳光耀眼的白,却不刺眼,甚至有几分温柔。闲逸的凉风轻吹,拂动着眉前的刘海。如此温柔的时光,匆忙的脚步不由放缓,目光落在周边的事物上。

人家房檐上的狗尾巴草摇摇曳曳,高高低低,像排列有序的音符,欢快地奏着秋日的乐曲。有一户人家的窗外垂下来一个长方形大花盆,开着一朵朵粉红的小花,这花大概开了有半个月了,有两朵已经凋落了一瓣粉红,静静地呆在墙边。记得第一次见,就被这花的安静惊住了,后来多次想拿手机搜索它的名字,但最终总是因为匆忙赶路而作罢。

还有一户人家的门前种着两个花坛的紫茉莉,这会儿开得正好。一位银发的老奶奶站在花坛边,说,该回家做饭了。她笑盈盈的,自言自语,却又像是对着秋风说,也像是对着紫茉莉说,也像是给来往的路人说。紫茉莉也叫晚饭花,从前的乡下,很多人家门前院落喜欢种上一些,人们那时不看表,时间的概念,是从太阳的位置、草木的开放等来确认的。

走着走着,突然醒悟,这清凉的秋风也是信使呢,秋风带来的是草木植物写来的信笺。一行行,一字字,都是家常琐屑的温情。在这不厌其烦的絮叨里,是拳拳情深,一遍又一遍在说着那心中了然,又总是被忽略的事,那就是要懂得珍惜。珍惜眼前分分秒秒不再重来的可贵,珍惜人世里属于自己的情感,珍惜眼前人,眼前事,珍惜每一个皆为永恒的刹那。

静夜读书,窗户开着,一声声的虫鸣洗耳。读的是一本古诗词,其中苏东坡的《行香子·述怀》,尤为喜欢。便找出棕色木匣子,取出尘封数年的天蓝色信笺,字迹工整地写了好几遍这首词:“清夜无尘,月色如银。酒斟时、须满十分。浮名浮利,虚苦劳神。叹隙中驹,石中火,梦中身。虽抱文章,开口谁亲。且陶陶、乐尽天真。几时归去,作个闲人。对一张琴,一壶酒,一溪云。”

溪流一般澄澈的虫鸣声中,一遍又一遍端详天蓝色信笺,一遍又一遍朗读此词,宛若在读苏东坡的来信。虫鸣原来也是信使,代表着秋天送来古人的信笺。

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,但更是一个豁达的季节,人生中的很多执着可以放下了,人生中的很多纠结也该平顺了。万物静观皆自得,心闲一身轻,心阔天地宽,正是“淡看人间三千事,闲来轻笑两三声”。

莫负好天气

赵自力

阿强是我在一次征文活动中认识的,他热情开朗,我们共同话题很多,很快成了朋友。

“莫负好天气”,这是阿强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。他尽管快五十了,依然保持一颗热爱生活的心,对于他来说,哪一天都是好天气。

今年的夏天不仅热,而且热的时间特别长,真让人受不了。阿强却说,天热了正好去游泳。在阿强的撺掇下,我们报了一个游泳班。炎热的夏天,被我们泡在水里,顿时变得清凉无比。通过学习游泳,我们掌握了一项技能,同时还锻炼了身体,可谓一举两得。

每年秋高气爽时,阿强总要约我去爬山。我比较宅,也不怎么喜欢运动。阿强说,山上的红叶正好看,再不抓紧时间看就凋落了。于是,我们在一个周末,

驱车到半山腰,然后徒步爬山,边走边聊。久居室内,一下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,感觉新鲜无比。特别是一片片红叶,映入眼帘,那感觉真爽。我们爬上了山顶,坐在石头上,举目远眺。远处的山峦,山脚下的湖泊,还有绵延的柏油公路,尽收眼底,有一种“一览众山小”的感觉。“这么好的天气,不出来爬爬山,看看红叶就可惜了。”阿强喃喃地说,我也深有同感。

在阿强眼里,下雨也是好天气。他说,下雨时水里含氧量高,正是好钓鱼的时候。于是,每逢下雨天,阿强就驱车去附近的湖泊钓鱼。一把大伞下,他一杆杆地挥出去,鱼线在空中画了一条条美丽的抛物线。雨细细地下着,阿强聚精会神地钓着鱼,一动不动地,神情特别专注。偶尔上鱼了,阿强面露喜色,一拉一

抄,动作麻利地把鱼儿放进鱼护,同时抛出下一杆。鱼情好的时候,钓鱼人是舍不得浪费一点点时间的。到了回家的时间,每次阿强都依依不舍,真有点“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意味。

我们所在的小城,每年冬天都要下几场雪的,下雪天,对于阿强来说,是再好不过的天气。几乎每一场雪,我们都要约着去玩,仿佛不玩几把雪,都对不住那雪似的。我们学小孩子一样,堆雪人,打雪仗,在雪地里打几个滚,也是挺有意思的。我们还喜欢爬山赏雪,车子去不了的地方,就爬上去,脚底下白雪皑皑,美景历历在目,真是难以忘记的风景。

汪曾祺在《人间有味》中写道:“人生忽如寄,莫辜负茶,汤,好天气。”是的,人活一世,草木一秋,莫负好天气,没有什么比热爱生命、享受生活更重要的了。

一个人的食味

郭华悦

一个人的身上,该有多少食物的味道?藕心,是不可少的。藕,是四季里的饭桌常客。夏日,食藕心;秋天,做糖藕;冬天里,则是挖藕的好时节,新嫩嫩脆生生的藕一上市,备受喜爱。食藕之人,对藕中之心,可谓爱恨夹杂,清洗麻烦,却入口爽脆。

藕的心眼多。人呢,也不能缺心眼。害人之意,不可有;可防人之心,多少还得有一点。毕竟红尘俗世中,能掏心挖肺的除了至亲之人,寥寥可数。专业上,得处处留心,才能于不疑处有疑,不断开发出新课题。为人处世上,心眼太多固然可能适得其反,令人避而远之。但若是毫无心眼,恐怕在哪条路上,都走不长远。

人处于世,有藕之心,还得有白菜味。

说起白菜,谁人不识?特别是经历过艰苦年代的人,对于白菜更是有种难以割舍的情感。物资匮乏的日子里,营养丰富价格实惠的大白菜,曾是多少人

的救命之食?

白菜的做法,有千千万万种。但哪怕是煎炸烹炒,依旧难改平和恬淡的气息。一个人身上的藕心,是用来对外的,是观察身外俗世的“眼”。而与此同时,对内却得有点白菜味,甘于平淡,恬静安宁。

没有白菜味的人,日子往往过得焦头烂额。不满于现状,过度攀比,眼睛处处盯着别人。别人有的,自己也得有;别人没有的,自己将来还是要有。眼中没有最好,只有更好,这日子过得犹如身后有鞭子赶着,身心舒畅只能是天方夜谭。

一个人,处于人世,恐怕多少也得懂得上浆和挂糊。

上浆和挂糊,对于不擅厨艺的人而言,有时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。上了浆,挂了糊,味道却也没什么变化。那么,又何必多此一举?所以,越是不精厨艺,对于上浆挂糊这样的表面功夫,往往越是避而远之。

可若是精于厨艺,对分量拿捏得当

的人,对于上浆挂糊的重要性,便心知肚明。一道佳肴,若是上浆和挂糊处理得当,堪称锦上添花。食材由内而外,全然不同,简直是食物的嫩肤术。经过这么一番“美容”,口味更上了一层楼。

一个人,是不是多少也得点上点浆,挂些糊?外表上,邋邋遢遢,不修边幅;内里,不善表达自己,无法将优点展露于外。结果,还常常感叹生不逢时,怀才不遇;又或者,酸溜溜地嘲讽他人,终日炒作自己,虚头巴脑。

这样的人,少了上浆挂糊,内里再美味,有时也难逃无人赏识的结局。毕竟,节奏快的时代,谁也不会把大量的时间,用来挖掘每一个人的内里。不管是外在上的装扮得体,还是善于将内里的长处展露人前,都是一种人际间的上浆挂糊。让自己的亮点,充分展露于人前,自然不乏闻香而来的食客。

人处于世,就像食味。少了,自然寡味;多了,主次不分。一个人,一道菜,内里都蕴藏着无尽的智慧。